

大宅门

上

郭宝昌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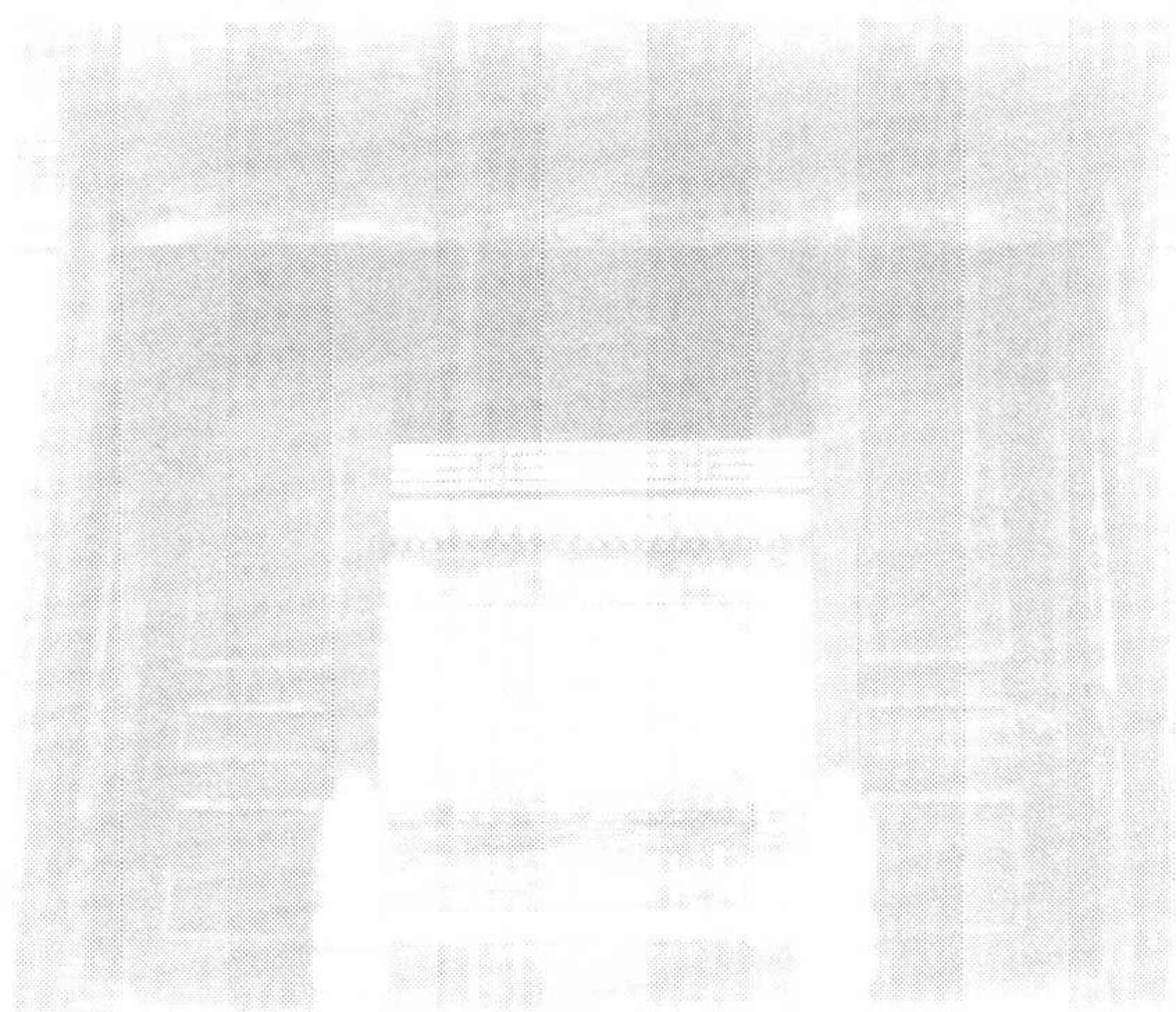


郭宝昌 著

大宅门

李魁题

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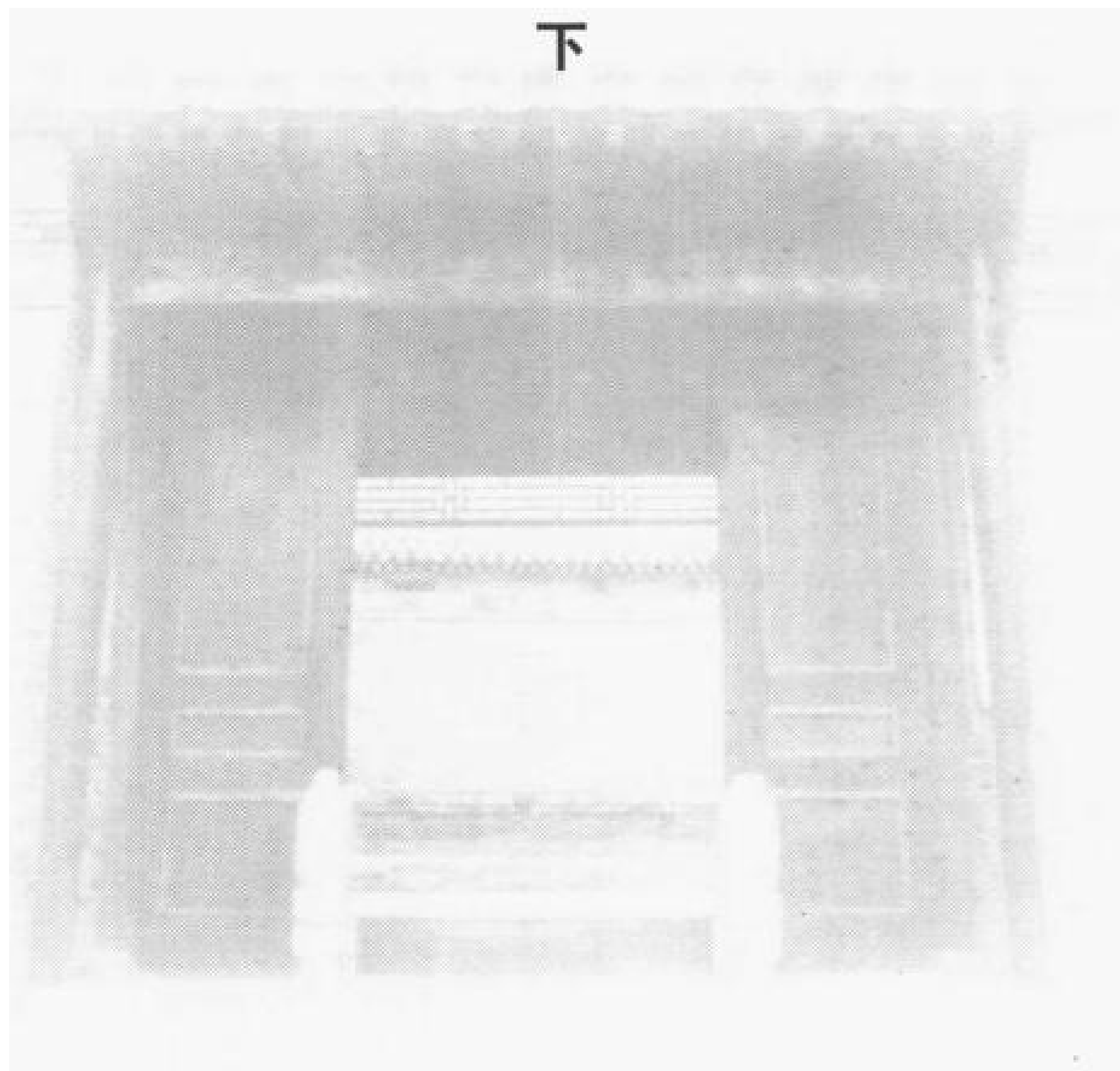


作家出版社

郭宝昌 著

大宅门

李经纬题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宅门/郭宝昌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1. 3
ISBN 7-5063-2086-X

I. 大… II. 郭… III. 电视文学剧本-中国-当代
IV. 1235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9427 号

大宅门

作者: 郭宝昌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

特约编辑: 陈玉通

责任校对: 马云燕

特约校对: 谭宗远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2207 工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730 千

印张: 25.5

插页: 7

印数: 50001-100000

版次: 2001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1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086-X/I·2070

定价: 3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郭宝昌 1940年8月生，北京人。中国电影导演。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，1972年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，1984年调入深圳影业公司。电影作品有：《神女峰的迷雾》、《联手警探》、《雾界》、《特区移民》等。电视剧作品有：《淮阴侯韩信》、《剑客春秋》、《没有终点的跑道》、《大老板程长庚》、《日落紫禁城》等，以及他以毕生心血拍摄的四十集电视连续剧《大宅门》。



李延平

我与《大宅门》

电视剧《大宅门》即将与观众见面，我献上它不仅是一部剧，而是我生命的全部。

5 我自幼在大宅门里生活，成长于大宅门中，直到文革来临，大宅门彻底消失，这二十六部《大宅门》里的恩怨始终生之此之，血浓情仇，几度兴衰，我自闻目睹，亲历亲为，酸甜苦辣，悲喜恩怨，无时无刻不在激盪我的情怀，我把它献给我的读者，献给观众，成了我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。

10 我想叫观众和读者知道，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，曾经这样的做人，曾经这样的活着，他们辉煌，他们黯淡，他们顶天立地，他们卑怯猥琐，他们敢爱敢恨，他们懦弱无惧，我分不清他们是好人，坏人，可这样的一群人，魂牵梦绕地跟随着我，使我强劲，使我豪迈，我写出来了，拍出来了，我松了一口气，死亦瞑目了。

我自十六岁始，写《大宅门》这部小说，历经四十载，三次所写的原稿被毁于政治风波，社会动乱及家庭变迁，几度丧失了斗志，自叹“天灭我也”！可是，一种责任感，一种百折不挠的韧劲，一种负罪感，终于使我完成了这部作品。

20 回首来路，除了泪，还是泪！

安徽电视台制作

20 X 75 - 503

作者手迹

我与《大宅门》

电视剧《大宅门》即将与观众见面，我献上的不仅仅是一部剧，而是我生命的全部。

我自幼在大宅门里生活，成长于大宅门中，直到“文革”来临，大宅门彻底消失，达二十六年。大宅门里的恩恩怨怨，生生死死，血泪情仇，几度兴衰，我耳闻目睹，亲历亲为，酸甜苦辣，悲喜怒怨，无时无刻不在激荡我的情怀；我想把它献给读者，献给观众，成了我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。我想叫观众和读者知道，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，曾经这样的做人，曾经这样的活着；他们辉煌，他们龌龊，他们顶天立地，他们卑怯猥琐，他们敢爱敢恨，他们懦弱无情，我分不清他们是好人、坏人，可这样的一群人，魂牵梦绕地跟随着我，使我骚动，使我不安，我写出来了，拍出来了，我松了一口气，死亦瞑目了。

我自十六岁始，写《大宅门》这部小说，历经四十载，三次所写的原稿被毁于政治风波、社会动乱及家庭变迁，几乎丧失了斗志，自叹“天灭我也”！可是，一种责任感，一种写不出来便有的一种负罪感，终于使我完成了这部作品。回首来路，除了泪，还是泪！

这部作品自光绪六年（一八八〇年）写起，直写到“文革”后改革开放的一九八〇年，整个故事历时百年。现在读

者和观众见到的仅仅是前半部(四十集电视连续剧),只到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九三七年。后面还有四十集,自白景琦出生,写到白景琦去世,一个世纪老人的一生,这位白七爷的原型就是我的养父,也是一个影响了我一生的一位世纪老人。他自幼顽劣,个性张扬,无倚无傍,横行世上,属于不闹出点儿事儿来活着就不自在的那种人;年轻时终被母亲赶出家门,闯荡世界,独创家业,衣锦荣归,自立宅门;他享过福,受过苦,撒过欢儿,坐过牢,天马行空,威风八面;他的宽容大度,他精湛的医道,潇洒的处世,救了不少人;他的愚孝,他的暴戾,他的惟我独尊,也毁了不少人。无论对事业、生活、金钱、女人,他做了一个男人该做的一切,他就是他,说不清他是什么人,好?坏?本来就不该有这种界定。

我想,我一生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,就是把这个形象呈现给读者和观众。

感谢作家出版社,给了我一次与读者交流的机会。

郭宝昌

2001年3月4日

NPA 28/04

大宅门

第一章



公元一千八百八十年(清光绪六年)的春天降临皇城北京。

久经历史沧桑的这条胡同,还是老模样儿。

进胡同不远,就是白氏老宅了——

黑漆的大门上是副对联:忠厚传家,诗书继世。大门内,迎面是高大的影壁,中嵌“迎祥”二字,左行向里是一大四合院,北房是一敞厅,绕过活屏便是一条又宽又长的甬道。甬道两旁各有两个黑漆小门,甬道尽头是一个垂花门,门内是一个大三院。北屋,正厅墙上挂着白氏先人的遗像,前清平民打扮,身背药箱,手执串铃,面带嘲弄的微笑,似乎能让人听到笑声。

白宅二房院北堂屋。

此刻,站在堂屋的白殷氏、白方氏正焦急地望着里屋,全不理睬丫头们提水端盆的进进出出。

从挂着厚厚门帘的里屋,传出白文氏的喊叫声。

白殷氏焦急地冲着里屋大声问道:“怎么啦?生不下来?”

白雅萍在屋里语无伦次地:“费了劲儿了!使劲!使劲呀!刘奶奶,你扶住那边儿,按住喽!”话音未落,又传出白文氏的喊叫声。

六岁的景泗和弟弟景陆莽莽撞撞跑进来,被白殷氏一把揪住:“你们俩来起什么哄?!滚!”不由分说将二人撵了出去。

随着白文氏的一声惨叫,里屋的白雅萍大喊一声:“生下来了!”顿时一切都静了下来。

白殷氏和白方氏松了一口气,坐到椅子上。

雅萍在里屋接着喊道:“是个小子!”

沉寂中,白方氏奇怪:“怎么没动静了?生下来不哭啊?”

里间,接生婆刘奶奶抱着已擦干净了的孩子:“这孩子怎么不哭呀?”

雅萍正给白文氏盖被子：“不哭不行，他不喘气，打！打屁股！”

刘奶奶拍了孩子两下屁股，孩子没反应。

雅萍急道：“使劲儿拍！”

刘奶奶用力又拍，仍无反应。

“我来！”雅萍从刘奶奶手中抱过孩子，狠狠拍了两下，孩子突然“啾啾”似乎笑了两声，雅萍一惊，望着刘奶奶，以为听错了。

刘奶奶也奇怪地东西张望，不知哪里出的声儿。

雅萍又用力拍了一下，孩子果然又“啾啾”笑了两声。

雅萍大惊，与刘奶奶面面相觑，雅萍惊恐地看了孩子一眼，突然将孩子丢在炕上，转身就向外屋跑。

白文氏不解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他……他……”刘奶奶不知所措。

堂屋中，跑出来的雅萍还在发愣，白殷氏、白方氏忙站起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雅萍两眼发直：“这孩子不哭，他……他笑！”

“胡说！”白方氏道。

三人一起进了里屋，走到抱着孩子的刘奶奶前。刘奶奶惶惑地望着三人。

白殷氏：“怎么会不哭呢？打！”

白文氏：“轻着点儿……”

白方氏：“不要紧，使劲打！”

刘奶奶狠狠在孩子屁股上打了一巴掌。

孩子大声地“啾啾”笑了两声。四个人都惊呆了。

躺在炕上筋疲力尽的白文氏长叹一声：“唉！我这是生了个什么东西？！”

白宅花房。

一面大斜坡的玻璃窗，阳光灿烂。花匠金二在浇花，花房靠里放着一个大书案，两个听差正伺候老爷白萌堂作画。

桌首放着一盆盛开的含笑。

纸上画的含笑盛开。

白萌堂将毛笔含在口中咬了咬，持笔伸向画纸。

笔落画纸，遒劲有力。

花房外，只见雅萍风风火火进了月亮门来到花房门前，把门的听差秉宽将她拦住：“萍姑奶奶，您不能进去，老爷作画，谁都不能进。”

雅萍：“我有急事。”

秉宽：“那也不行……搅了老爷作画，我们得挨板子！”

“挨板子我替你！”雅萍推开秉宽，一掀草帘进了花房。

雅萍走进花房站定：“爸，给您道喜，您又得了个孙子。”

白萌堂仍在作画，似无所闻。

“爸，二奶奶生了，是个小子！”

白萌堂突然回身将笔狠狠地掷向雅萍。

雅萍吓了一跳，忙向后躲，笔打在裙子上，染了一块墨迹。

白萌堂满嘴是墨，气呼呼地：“谁叫你进来的？！出去！”

雅萍：“二奶奶生了个小子。”

“生就生了吧！”

“听我把话说完了成不成……”

白萌堂接过听差秉宽递上的一支笔，回身冲着画发愣。

雅萍：“……这孩子生下来不会哭，光笑。”

白萌堂一愣，回头疑惑地望着雅萍。

雅萍：“真的。”

白萌堂：“打呀，照屁股上使劲打！”

雅萍：“越打笑得越厉害。”

白萌堂认真了，缓缓走到雅萍前：“有这事？奇了。颖轩呢？”

秉宽在旁应道：“二爷在柜上支应着呢。”

白萌堂：“颖园呢？”

秉宽：“大爷去宫里太医院还没回来。”

白萌堂：“一个都不在家？”

秉宽：“三爷去安国办药，喜子昨儿先回来了，说三爷今儿一准儿到家。”

白萌堂自言自语道：“生下来就笑，有点意思！奇了！”

白萌堂走到书案前，顺手拉过一张宣纸，提笔饱蘸浓墨，在纸上写了三个大字：白景琦。

雅萍：“行了。我去告诉二奶奶，孩子有了名儿了。”

白萌堂：“去柜上把颖轩叫回来，看看他的儿子。”

秉宽答应道：“是！”

百草厅。

前门外一条喧闹的商业街，路两边挨排着一间间铺面。百草厅三开间的门脸儿，“百草厅白家老号”牌匾高悬正中，门前不时有人进出。前堂里，抓药的、等药的、买丸药的，忙而不乱十分肃静，敲戥子声和用铜杵砸药声有节奏地响着。靠窗的坐堂先生正给一位老者诊脉，说话声音都很低。

抓药的伙计正看着一个方子，对柜台外等候的中年人道：“先生，您这方子里有十八反，我不敢抓，请过这边儿来。”伙计走出柜台与中年人来到坐堂先生前，将方子交给坐堂先生。

坐堂先生看了看笑道：“这种方子，敢下十八反的药，京城里只有两位敢开，一位是太医院的魏大人，一位是我们柜上的白大爷。”

中年人笑了：“您圣明，正是魏大人开的方子。”

坐堂先生对伙计道：“抓吧，没错。”

门外，一辆马车停在百草厅门前，詹王府管家安福下车走进前堂。

大查柜赵显庭忙迎了上来：“安爷，府上要用点儿什么药？”

安福：“老福晋欠安，请大爷过去看看。”

赵显庭：“大爷进宫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二爷在。”

安福一愣：“二爷也行，大格格近些日子也闹病，顺便请二爷也给看看。”

赵显庭：“我去回一声。”

百草厅后场刀房中，七八个伙计在切药，二爷白颖轩一身伙计打扮，扎着围裙，正在教两个小青年切片，一抬头，看见了进来的赵显

庭：“有事么？”

赵显庭：“二爷，詹王府派人来请您过去一趟，说老福晋欠安。”

颖轩：“行，叫他们先回去吧。我随后就到。哎？为什么不请大爷去？老福晋只信大爷呀！”

赵显庭：“您忘了，大爷去宫里了。”

紫禁城。神武门口。

侍卫把守，门禁森严。

大爷白颖园从里面远远走出。只见他掏出腰牌，门卫看过后又递回。颖园出了门洞走向自家的马车。

陈三儿吆喝着，颖园坐在车前，马车一路小跑。

颖园随意地四下张望，忽然发现一个老太太倒在路边，旁边围着三四个行人。颖园忙叫陈三儿勒住马：“你瞧瞧去，那老太太怎么了？”

陈三儿：“嗨！不是饿的就是急病啦，甭管他啦，走咱们的吧。”

颖园没理陈三儿，自己跳下车向老太太走去。

陈三儿在后面喊道：“大爷，这事儿多了，您管不过来。”

颖园走到老太太跟前蹲下身，把手指放到老太太手腕上，为她号起脉来。陈三儿也跟了过来。

只听一人道：“怕是不行了，有出的气儿没进的气儿啦。”

另一人慷慨地：“也不知是哪家的老太太。”

忽然，颖园回身命令陈三儿：“搭车上去！”

陈三儿皱着眉：“我说大爷，管这闲事干什么？又不是咱们……”

颖园厉声地：“快点！”

陈三儿忙弯腰抱起老太太……

马车远去。

百草厅前堂。

靠窗的椅子上，老太太已醒转，身旁小桌上摆着三包草药。

老太太：“不行，这药我不能拿，我这穷老婆子吃不起药。”

赵显庭：“老太太放心，我们东家有规矩，凡是看不起病的穷人，

一律不许收钱，这药您拿着。”

老太太惶恐地望着：“这……行吗？”

坐堂先生：“先吃这三剂，见好不见好十天以后您再来一趟，可千万别再一个人儿出门儿了。”

老太太：“叫我说什么好哇。”

门口旁，颖园将一锭银子交给陈三儿：“用我的车把老太太送回家去，把这五两银子给他家里人，一定送到家，千万别再出事。”

这时秉宽跑进门：“二爷呢？”

颖园问道：“什么事儿？”

秉宽兴奋地：“二奶奶生了，是个小子，请二爷回去看看。”

赵显庭走过来：“刚才詹王府来人请二爷过去了。”

詹王府老福晋卧房。

颖轩为老福晋诊完脉起身。

老福晋微笑着：“辛苦二爷了。”

管家安福忙向外屋礼让，二人先后到了外屋，颖轩道：“不碍的，没什么大病，吃点儿‘清心’就行了，千万少吃油腻，别再着凉。”

安福客气道：“请二爷再去看看大格格，她这些日子身子骨着实不太好。”

颖轩一愣停了步：“贵府格格不是同治爷的嫔妃么？在宫里呀。”

安福道：“那是二格格。这位大格格从蒙古老家来京刚一年多，您没见过。”

颖轩随安福来到大格格卧室。大丫头将卧室门帘打起，安福道：“您先请，我去看看王爷回来了没有。”说罢管自离去。颖轩进卧室后来到床前，坐到春凳上。大格格从帐中伸出了右臂，颖轩一言不发地号脉。

堂屋里，大丫头打起门帘，四个小丫头端着果碟鱼贯而入，在圆几上摆好了四千四鲜八个果碟。

大丫头又将笔墨纸砚在书案上放好。

颖轩聚精会神地号脉，忽然惊讶地望了一眼帐中，又回过头认真

地把脉，面露微笑。

白宅上房院。

大爷颖园提着一盒点心进了院子，走向北屋时，堂屋里白萌堂的夫人白周氏，正坐在椅子上听算命的吴瞎子为景琦批八字。

颖园走进屋，将点心盒子放桌上，叫了声：“妈。”

吴瞎子欠身道：“大爷。”

白周氏：“老大，我正叫吴先生给老二那小子批八字呢，你也听听。”

颖园：“是是，您先吃块点心，我今儿特意到‘兰馨斋’给您买的。”

白周氏瞥了一眼：“不吃，吴先生你接着说。”

颖园不知所以地望着白周氏，忙打开了点心盒子。

只听吴瞎子：“这位小少爷生下来不会哭，无泪则无水，生下来就笑，主心火旺，火克金，遇金必刚，遇水则兴……”

颖园拿出一块点心送到白周氏前：“妈，您尝一口。”

白周氏不耐烦地：“哎呀——不吃不吃！”

颖园为难地举着点心僵在了那里。木木地听到吴瞎子还在说“……要火克水浇，逢煞星才能够发达……”

这时三爷白颖宇掀帘走了进来：“妈！我回来了！大哥。”

颖宇手中也提了一盒点心走到桌前。吴瞎子欠身招呼：“三爷。”

白周氏：“你从安国回来？”

“是。”颖宇顺手拉过方凳坐到白周氏身旁，将点心盒放到桌上，顺眼看到了大爷的那盒点心，便不客气地推到一旁，打开了自己的点心盒。

白周氏：“快听听，老二生的那小子命不错。”

颖宇故意拿起一块点心尝了一口：“嗯？什么味儿，加桂花了？有这么做点心的么？妈，您尝尝。”

白周氏接过点心咬了一口：“傻小子，哪是桂花，这馅里加了蜂蜜，你就不懂了，这是按宫里的做法做的。”

颖宇恭维着：“自然老太太见的多，这是兰馨斋的点心，花样忒